

山塘岁月

□ 季小英

知道山塘并到过那儿，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那时刚上小学的我，寒暑假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嫁在广陈镇上的姑姑家。姑姑生养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都年长于我，他们就是我小时候崇拜的偶像和玩伴了。在姑姑家待的时间长了，表哥表姐们就提议带我去近在镇东边6公里的上海山塘看看。上海呀？！小时候对大上海充满了神秘感的我，当第一次听到上海就在边上时，眼睛里满是好奇和向往！

那时，交通很不发达，到广陈都是走水路，乘轮船，中间还要到平湖换乘，起码半天时间才能到达。去山塘，自然也是要乘船了。等到了山塘，上得岸来，表哥表姐们欢天喜地，欢呼着说，到上海了！一脸蒙圈的我，对于这个近在广陈镇边上的上海小镇一无所知。这哪是什么上海呀，分明只是一处两省交界的小镇，街区不是很长，从南到北，青石板铺就的路，只不过三百来米，镇上有餐饮、茶店、肉摊、农产品收购部、农资供应站等。从人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景况可以看出，镇上开设的商店，在那个物资还比较匮乏的年代，对两岸居民的生活供应起了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清晰地记得，那时在上海区域的北山塘一家小店里，哥哥还给我买了一包十支装的铅笔送给我，算是从上海那边带回来的。

随着表哥表姐的介绍，原来，这个叫“山塘”的小镇，是由南北两个同名的地方组成的。清末民初，逐步形成集市，为方便两岸村民上镇进行商品交易，在北山塘河上建起了一座石桥，取名山塘桥。桥跨南、北

山塘镇，南镇属平湖广陈镇，北镇为金山隶属廊下镇，一桥连双镇，又划桥而治，是上海与浙江的界境地标，在民国时期一度达到鼎盛。抗日战争期间，因山塘地理位置隐蔽，一镇跨两地，抗日队伍活跃，日军曾三次损毁山塘镇，留下了侵华的铁证。显见，山塘桥对金山和平湖两地交流沟通起到了多么重要作用。一座石桥，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摆渡人”。所以在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也因这山塘特有的地理位置而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小镇。

时光荏苒，当我再从童年的记忆里搜索对于山塘的种种印象时，我已在市旅游局工作了。2015年，随着广陈镇确定了着力打造“水墨广陈”的发展方向，古老的山塘镇迎来了焕发生命力的春天，我也有幸作为当时市旅游局的业务分管，加入到了对山塘镇开发建设的指导工作之中。

是呀，南北两个山塘的历史着实悠久。清末民初的盐溪竹枝词对山塘就有这样的描写：“山塘桥下水东流，渔火江枫几度秋。宛如姑苏城外路，烟波十里荡轻舟。”由此可见，当时的山塘一带，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饮酒游览的旅游胜地。如果山塘能开发旅游，肯定又是一个绝好的去处了！

而此番再来，我是作为市作协的驻村作家来到了这个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跨省小镇。与当年仅靠水路相比，如今，出入便捷的是陆上交通，从家出发，几十分钟便可到达这里。

走进山塘老街，满眼青砖白墙黛瓦。那些诉说着历史的瓦片，攀爬在粉墙上的绿色爬山虎，都在低声

述说着山塘的前世和今生。那些栩栩如生的壁画让饱经沧桑的老墙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唤起了人们对壁画意境的满满回忆。年代感极强的“村口”小卖部，有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零食，当年集过的卡片、张贴在床头的明星海报。“七九吧回忆馆”里陈列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居用品，仿佛让人们一番穿越后回到了小时候的家。这里有新晋网红野炊垂钓园和温馨舒适的个性化民宿。不仅有怀旧灶台，还有荧光秋千、露营帐篷等，百年山塘老街的繁荣，让人心生欢喜。

老街又是闲适的。走在老街上，周遭听闻的都是好听的吴依软语音，若赶上有钹子书表演，带上茶盏去那一坐便就是一天，你便可以在“钹子声声说因果”的语境里，感受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艺术享受。我不知道，解放初期，民间艺术家瞎子阿炳是不是也是被这美妙的钹子书吸引到了这里？从而在山塘的曹姓居民家教授二胡，度过了他在山塘的文艺生活，也在山塘街区响起了他悠扬的《二泉印月》……

如若穿行在山塘的乡间小路，向前望去，水岸的美景尽收眼底，夕阳的余晖照耀山塘，在那里，人们望得见田、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如今在毗邻党建的引领下，山塘小镇已经一度从破旧不堪的江南小村落转变为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明月山塘景区；从原来的偏僻冷清之所正在转变成商业气息浓厚的休闲旅游网红之地。

山塘的岁月，悠长悠长，山塘的美好也在一路延续；山塘让古韵穿越千年，更给人以沉淀的启示和守望时的执著与宁静。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92年，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蛰伏后，陈永和终与杆秤再续前缘。不同于之前的农村匠人和乡企工人，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个体工商户。为了这一次的自立门户，陈永和不仅投入了前几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租下了闹市城隍弄1号的绝佳门面，还颇费周折地办下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计量器具制造及修理许可证。开张那天，陈永和把装裱着三证的镜框擦得锃光瓦亮，端端正正地挂在店堂正中央，看着门前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他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欣欣向荣之感油然而生。事实正如永和所料，因为店面位置好，客流丰富，再加上他工艺精湛，为人公道，生意很快就火了。鼎盛期，陈永和起早贪黑每日打造杆秤，都是刚一挂出就被抢购一空。除了周遭的商贩和居民，不少远乡人也会趁着来城里办事的机会到永和店里看看，挑上一杆新秤，或是请他修秤。甚至还有过外地来的货郎高价请永和定制“有猫腻”的秤，自然被他严词拒绝。时间长了，街坊四邻都知道，秤匠永和有句口头禅，“做秤，靠的是手艺，凭的是良心，公平二字最重要”。

老陈的讲述到这里戛然而止，我回过神来，身处这间昏暗逼仄的小铺，往事已成云烟。其实1992年之后的事并不难推测，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子秤已经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到了1995年之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电子秤大量普及，杆秤的式微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老陈告诉我，从城隍弄1号到如今的铺子，自己已换了不下10次店面，地方越换越小，钱也是越挣越少。这期间他也顺应潮流，开放了电子秤的售卖和修理业务，但也无法填补杆秤需求量断崖式坍塌造成的空洞，再碰上杆秤用料成本的逐年攀升，情形更是雪上加霜。对此老陈倒是看得很开，暮鼓晨钟，朝荣夕灭，万物生长自有规律，眼下大概就是杆秤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大概也正是这平和的心态，让老陈坚持着把秤店维持了下来。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学了做杆秤这一件事，当年他不如意时有秤钩捉着他，有秤砣稳着他，有秤星记着他；如今杆秤衰弱了，他自然也不会放弃这门手艺。半个世纪的缘分，虽然谈不上传承经典的大义，追忆往昔的情怀，但确实已然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我不离秤，秤不离我”的习惯。就像这刚来当湖开店时置办下的桌子和工具，多少年风雨同舟，几经辗转，竟是一件也没丢，原班“人马”用到现在，一样样都是修了补，补了修，跟自己磨合得乌黑锃亮，浑圆如玉，每天用着它们制秤就像是跟老朋友聊天，轻松自在，平安安详。

我的采访在暮色中接近尾声，陈永和也不急着打烊，拉亮了案头的台灯，在一片橙黄色的光辉中不紧不慢地刨着秤杆。我静静地看着，那股因他衣钵无人继承、手艺面临失传的怅然若失，竟也随着老陈的沉稳如斯的动作渐渐消散。我隐隐觉得，眼前这位最后一代的杆秤匠人，一生秉持公正，信奉公平，践行公道，制秤无数，而他自己，其实就是那杆最好的秤。



清风图 曹明华 作

腔调

□ 韦 蔚

腔调，原本指戏曲曲调或乐曲声律。现在常用来指人说话的语气温调，亦指人动作的模样。

腔调的呈现跟语气温调语速有关，大都富有时代特色。

就拿新闻播报来说，今天的语速远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语速快，这是由当今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所决定的。

腔调也富有地域特色。

曾经有一位知名教授用各地民歌的特有曲调来传讲地理知识。不记得他是否也演绎了秦腔。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很吃了一惊的，这世上还有这般腔调，声声激越高亢，句句穿云裂帛，与我儿时听惯了的“绍兴戏”，腔调迥异。

某日读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画面感，竟然与我脑海中储存的秦腔极为吻合。

不由想起了往事。

大概五六岁时，我常被母亲牵着手陪外婆去戏院看“绍兴戏”，也就是今天的越剧。当时我看的是热闹而不是戏文，舞台上下各有各的热闹，我的一双小眼睛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总是忙不过来。虽说戏文一部都不懂也不记得，但绍兴戏的曲调从此耳熟。此刻我敲着键盘，竟然敲出了婉转缠绵、典雅唯美的腔调，声声叠叠，透着江南独有的灵秀之气。

此刻，在这个又湿又闷没有空调几乎无法挨过去的午后，我将上海某合唱团献演的《水库》来回看了两遍。舞台上热的，舞台下也是热的。台上台下的互动，让整个音乐厅热气腾腾。

我看到了黑色礼服，假发头套，烂漫花环；我听见了普通话夹杂着上海话，大量的叠音词，重复的语气温，戏谑调侃，一语双关……上海特有的腔调，将古典与雅致、现代与时尚的海派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想起了十八岁那年浸泡在上海腔里的往事。

1974年9月，我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只用个把星期就学会了上海话。我知道上海话是我这个外地人最好的护身符。但是，直到我两个月后离开上海，我仍然没能让上海腔从我的骨子里透出来。

那年我高中毕业，叔公邀请我去上海白相。于是，我在叔公家里度过了整个秋天。

叔公原先在香港先施公司任高级职员，我去叔公家时，叔公已退休多年，不过上海先施公司又聘请他去给职员们培训英语。

叔公家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和生活物品，显得很局促。我的床铺是用一张红木春凳和四只红木骨牌凳拼凑而成，每天晚上搭起，清晨拆掉。

叔公在逼仄局促的空间里依旧很绅士，很讲究，仪态从容而舒展。

叔公睡觉要戴藏青色的真丝睡帽，午后要喝红茶。叔公喝下午茶时，总让我跟他一起吃某个品牌的苏打饼干。叔公吃得很慢，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吃，咀嚼时双唇是闭合的。若干年后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你吃饭是这样的。学生边说边模仿我咀嚼的样子，我愣住了，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跟叔公一样，也是团唇咀嚼了。

叔公带着我，将上海的“名片”一处处“读”了过来。叔公脚步不快，但是可以走很远的路，叔公总是边走边跟我说道东西，时不时还会“蹦出”个英语句子，或是英文单词。

那个秋天，我跟着叔公走进了上海腔。

今年三月，上海封城。我读到某志愿者的几则沪语日记。即便“水深火热”，志愿者的上海腔依旧“云淡风轻”——

第一天 4月4日 星期一

老k（志愿者的丈夫，笔者注）一早电话我，讲伊核酸异常，让我稳牢。

我一点不慌。问伊：要么侬马上回来？

……

第十三天 4月16日 星期六

一早接到老K喜讯：核酸报告阴了。……

想到老K就要回家了，有点小兴奋，晚上做了起司蛋糕，还用糯米粉做了枣泥松仁糯米饼，分发给了邻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用上海腔将志愿者的日记从头读到尾，最后，我被志愿者的“上海腔”逗乐了。

没过几天，我又被上海的两位独居老人——朱阿姨和郑先生的“上海腔”逗哭”了。

先说朱阿姨。

疫情期间，某博主帮隔壁朱阿姨线上付了一次面粉钱。因为朱阿姨不会用智能手机。

随后朱阿姨还了纸币，还特地送上一幅钢笔书法，朱熹的《春日》。

朱阿姨的行书很漂亮，用的是繁体字。《春日》的末了写着“赠爱心小朋友”。最后是落款，下方还盖了朱印。

优雅 的腔调，力透纸背。

再说郑先生。

也是因为疫情，郑先生虽然不至于断炊，但因为不会线上抢菜，盘中日渐“没花头”了。一日实在忍不住，写了封短信给邻居：

您好：

抱歉不会转账，只能付现金。一定请不用找零。有一个恳求：除了韭菜什么都可接受，最好能有一个番茄（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了）。又给您增加麻烦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对自己的这种不正规方式感到惭愧）。

谢谢！

末了是房号与姓名。

老先生窘迫之下依旧不失绅士风度，令人百感交集。

前日回海盐老家，与初中同学聚会。

前后5个小时，我浸泡在“海盐腔”中。当年的少女们，在光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再一次让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

那一刻，故园用她柔软的滚烫的带着海味的臂膀，将我深深地搂在了怀中。

我早已无法流畅自如地说海盐话了，但是海盐腔，永远植入了我的骨髓。